

養
吾
齋
集

卷之四

膳錄監生臣汪麟

膳錄監生臣吳殿英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十三

元 劉將孫 撰

序六

送劉桂翁序

吾鄉詞賦見稱東南自壬子來貢第相望號一時名進士聚族授館者闔郡僅數大宗南嶺劉氏其一也噫嘻五十年矣吾猶及雲祥雲瑞二丈人譚賦槩主體製斤斤科條金玉不素數年前校鄉校試藝見劉桂翁為賦

奇俊變化不可注視每進每異塵埃糠粃猶足以蓋餘
子問孰何子何其聳特至此則或告曰二雲家也豈惟
降我輩下風將一門羣從亦避之矣惜也無場屋廣武
以紓其長雄廼使錦衣楚製墮在泥塗亦政爾可憐傷
耳今年棄館去遊洪都就試別且歎曰日月逝矣不能
鬱鬱以久居此也嗟乎使在二十年前蜚英騰茂世科
異等何必不如前聞人之才之美亦何能局促以老今
之行也固已晚矣抑吾夫子嘗贈仲由以言曰不彊不

達夫仲由非弱者夫子之語以彊也非勇之謂也士不
能不屈折於世以求一日之達其間參差俛仰可使人
銷沮者政自不少若以草茅慷慨之氣行之徒有悵然
去之而已其亦不可以不之忍也强者強其志非強其
氣也即君之茲行小試於當路而又公道方明知己滿
前足以奮於久蟄然對掾史不得不頭搶地顧同進治
筆墨亦寧無王仲舒面視同列自悲意雖然不為此復
奈何哉所志有小大所屈有淺深豈獨科舉以來為然

方歷聘之世已有不得不爾者矣夫達非易能也升而高也如鳶之傳于天潛而深也如魚之游于淵水火猶將入之金石猶將貫之非強何以哉蘇老泉慨然追念少年舉茂才時待試東華門外裹飯攜餅屈膝就席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晚年特起得一官復狀其迎候張益州雪後唇黑面裂道逢貴人車騎驚愕下馬立道周之狀自傷至此以為廉潔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然則當如何而可耶士之不自達

也往往氣岸高而責備廣桂翁意象和粹吾知其必達
然望於君者不止於目前故特稱夫子之言贈焉

送吳文彬序

以科舉取士入唐最盛然唐進士良不易科場或開或
不開每不過數十甚或不滿十貢士投卷溫卷望公御
一言為知己遇合論薦以至伏光範不憚其間名諱轉
觸展轉拘忌不可勝道非如後來糊名較藝三歲兩科
動千計士俛起草野倘其有命弱冠徒步無不驟致青

雲之上即不幸潦倒第名薦書猶得賜袍笏故其敝濫
吹假手僥倖冒竊泯泯不足稱數復在此雖欲不廢亦
不可復繼也後有作者宜一反於此矣其必以三代鄉
舉里選為經以唐法贄薦試考為緯庶幾文字之外以
耳目得人物兩年來江西之有職於校官者無不以試
選宿士俊才項背相望起山谷古意今法日以粹密推
之復科繇此其本矣永新吳文彬慙乎其為士者文采
深厚資館授以給一日有天上故人問名氏乃其從昆

弟有列於朝為今祕書丞張義山既公舉之復私介之
以至當路文彬亦慨然而起念世家廬山將取道就試
其間問譜牒快游覽訪親舊吳氏大族出唐良史五代
以游官居永新科第相望有與二蘇同試館職者以文
彬之今日安得遂鬱鬱以久此也行且謀焉曰吾惟貧
不自理慙不能待若何予告之曰昌黎嘗憂呂鑿山人
之才又喜其始自山出有材茂之美意不同進士明經
及卿大夫之世習熟時俗工語言識形勢獨戒其少安

無躁以聽其所為今以子之能試於至公之下毋慮其
不獲居而或有為之先行而非無因而前毋患其不合
然願吾子之安之也試者吾之所可能不得不力以求
知不得不竭以自異其處我者必有所當皇皇然而進
或者以為競也暨暨然而語不知者以為有所挾也昌
黎舉人於陸祠部也受舉者未必知也陸之聽與否昌
黎亦不與知也舉者盛心聽者公道而非所識窮乏之
為德也吾以文彬有始自山出之操故以是望之其使

舉文彬者獲能知人之名而文彬之遇也則文彬之才
有司之公也其自是游於四方持此道以往且無不名
實光昭而進退餘裕矣何但西江皛皛而已哉

送劉復村序

往乙丑丙寅間余侍親客西府堂西榮其東榮則廬山
公外甥小村劉宰先在焉小村踈髯下豐眉目常有笑
意談論傾倒廬山公無已出之子弟兄鮮少中外親賢
惟小村君一人小村內承顏色外接賓從其間調笑幾

微力勞而功倍以此不得從事於宦遊徒藉幕薄養歲月先君湏溪先生嘗絕歎其才而惜其不試於用乃亦如我等老於筆墨文字間也其時余年始八九垂髫左右睹記歷歷復村年相若弟兄參差以長書暇相覓嬉戲夜輒隨諸公行天街坐卜肆歸已迫朝馬動以為常豈識離別感慨為何等事哉暨己巳再讀書昭文館中於世事益習則小村方從辟書邊淮上徒書問往復自是江東西隔越政俛首事舉子業時蕭如堦先生從之

山館歸出片紙曰劉小村文伯純李明通寄聲問小須
何如一笑小須者當日戲相命語也乙亥廬山公兄弟
鄱陽小村與焉彭衙駱谷腸斷天末又六年用周始相
聞先君走廬山葬文忠公用周公子也廼不三年用周
亦已矣回首百年一代師友零落未有若此其甚者也
歲庚寅而行省移治廬陵有同姓來訪稱自廬山問其
名居則小村之子復村也執手泣然何以至此乃有職
於奉新之學官恍忽談舊事如夢先君為題其詩相與

細論今古而官事有程惘惘而別丙申夏予自閩歸聞
吉水新州得學正為吾復村欣然吾二人之復合也秋
晚而復村來來未數月而先君棄世予皇皇幽憂自無
神情與故舊周旋而復村亦低徊欲去之不可朝夕蕭
條惡况每相對黯然各不一語徑去追念三十年間今
昔之故手循餘髮人事何長一日來城撫手笑曰人生
再見良難以予與君合於此若數者而差池多憾其來
日重逢不更密耶未可知也以君之材為古心先生之

外孫已試於奉新表表如此再治於吉水吉文士最多
不易理屹然三載以完錦去由是而四方萬里青雲汜
濫何故寓之足懷而余獨區區感念平生遊從之槩撫
塵迹之已遠論舊事而無人天高地迴長庚落月不自
知其心之悲而辭之苦也因託之商聲而為之歌歌曰
廬山之高兮浮沉春濤我夢五老人兮覺而呼嗥重游
西湖兮翹材既而餘蒿徒遠想兮心勞廬山之清兮夫
人美子一棹空明兮落月千里相見何年兮既三載已

若此悔何云兮遠矣廬山之遠兮不遠者心幾易世三
十年兮白頭猶新固何所無芳草兮毋金玉爾音尚後
今兮如今歌罷悄然白雲流空揮淚而別

送郭適安學正序

廬陵適安郭君以前貢士鄉曲之英滿路學正資歷之
考憲部明揚備言老成文學之實鄉老誦歎共惜歲月
今昔之淹以其才遇知己雖為洛陽賈新豐馬已晚然
公孫弘七十徒步致平津田千秋一言感悟蔡義蕭望